

方安中
杨大成

希特勒之谜



粤新登字 05 号

希特勒之谜

万安中 杨天成 著

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韶关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4.875 印张 1 插页 105,000 字

1995 年 10 月第 1 版 199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2000 册

ISBN7-5360-1766-9

I·1552 定价: 5.30 元

内 容 提 要

当柏林墙被推倒，东西德重归合并，其国力日益强大，在欧洲越来越显出其重要地位之时，这个国家的历史和现状又将再一次进入人们的视野，勾起人们探究的兴致。尤其是希特勒这个人物，不可避免地又将成为人们探究的一个焦点。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在欧洲点燃了二次世界大战战火的希特勒，给欧洲乃至全世界人民都带来了无穷的灾难，他的疯狂行为至今仍为万夫所指。但，希特勒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物？他疯狂的一生中隐藏着无数个谜却不易为人所知所理解。比如，他有没有压制第三帝国的妇女解放？他为什么那么仇恨和大肆屠杀犹太人？他的反犹思想的真正含义是什么？什么是希特勒主义？德国这片土地为什么会产生这样一个人物，并使这个人物获得成功？希特勒最大的成功是什么？如果希特勒出现在今天的德国，他会不会有这种成功？希特勒与俾斯麦、拿破仑相比较又将如何？等等。本书所展示出的大量史实和秘闻，正为你一一揭破这些谜底。

目录

1	令人费解
21	平步青云
42	踌躇满志
67	误入歧途
90	罪孽深重
109	功亏一篑
132	原形毕露

令人费解

阿道夫·希特勒的父亲生活得倒挺悠闲。这位曾是一个女佣人的私生子，最后成为一名行政官员，却一直受到了人们的尊敬和赞赏。

希特勒却很不争气，中学没有读完，报考维也纳艺术学院又名落孙山。从十八至二十五岁，他无所事事，首先在维也纳，后来又到慕尼黑消磨他的时光。他靠孤儿抚恤金和临时卖画的运气来维持其漂泊不定、放荡不羁的生活。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希特勒志愿参加了巴伐利亚军队。在那里，他在前线服役了四年，他的勇敢使他赢得了一枚两级铁十字勋章。然而，由于其缺乏领导的才干却又使他一直停留在下士的行列。一次大战结束后，希特勒因毒气受伤，住进了一所德国野战医院，在医院呆了一年多。出院后，他仍然没有工作，盲目地生活着。这时，他已度完了三十个春秋。

1919年，希特勒参加了激进主义右翼党派这个小团体。不久，他就在这个政治团体中扮演了领导的角色。而且，这也是他政治生涯的启端，并使他最后在历史上留下自己的印迹。

从 1889 年 4 月 20 日到 1945 年 4 月 30 日，希特勒一共度过六十五个年头。在他前三十年中以及其后二十六年中的生活差异确亦让人费解。前三十年，他是一个不足一道的失败者。然而，几乎是一夜间他又成为当地的风云人物。最后，居然成为整个世界政略的决策者。这又如何去理解呢？

尽管这种迥异已引起众说纷纭，但事实上更能使人明白的是，这不仅仅是因为在希特勒的前三十年中，其政治生涯的连续性遭到破坏，尽管在最大程度上，希特勒的出现归根到底是不祥之兆；而且因为希特勒生活的潦倒，甚至在他第二个十年生活期间其生理发育也受到了阻碍。对照一下，对希特勒前三十年生活的进一步考查，外表上看似乎是平凡的，但几十年的生活却展现出其不平常的未来。

对希特勒生活阶段的划分，不是要割裂它，而是必须贯穿起来分析。1919 年前，他展示的生活并非都是懦弱与失败。而在 1920 年之后，又同样不是强有力和成功。但于此前后，其政治生命是异常地强烈，而同时感到个人经验却异常地贫乏。

前战争年代，希特勒那种放荡的生活和实质上的政治背景，仿佛表明他不是什么典型的政治家；不过在希特勒个人生活中，作为元首和帝国的总理倒却是一个成功的放荡。

许多人物传记在他英雄的名字下，总会有个副标题。“他的生活和时代”。这里用“和”这个词将两者分开，而不用连接符号。这不仅描述其个人生活，而且突出了他的时代。希特勒的生活就不能用这种方式来传写。掺合着历史的事件就是历史，青年时代的希特勒就思考这个问题，中年时期，他仍然思考这个问题并开始产生影响。首先是历史造就了他，其后是他对历史产生作用，这确实值得考虑。希特勒个人生活

几乎没有什么内容——1919年前后都是这样。这里我们来进行简短的剖析。

他的生活缺乏——“前”和“后”——对于一个人来说，生活缺少不了分担、温情、尊贵、教育、职业、爱情、朋友、婚姻以及生儿育女。除了政治和政治热情而外，希特勒的生活是空洞无味的，这当然就无幸福而言，只能是无足轻重而已。然而，不断想自杀的情感倒却和希特勒的政治生涯相伴。最后，诚如事实，他真的自杀了。

希特勒过独身生活且无子嗣（1917年，据法国的一位士兵声称，希特勒曾和法国的一位妇女发生关系，并生一子。即便这是真实的，希特勒也从来不知道自己有个儿子，在他生活中根本无父爱可言）。是众所周知的事情。在希特勒的生活中，爱情是似是而非的行当，希特勒曾和一些女人在一起，但希特勒根本不把她们当作人看待，当然也不会予以她们什么温情和幸福。埃娃·布劳恩两次企图自杀就是因为她内心的痛楚不堪和在感情上被遗忘（布劳恩说：“他仅仅为某种目的而需要我”）。吉莉·拉巴尔也是因为同样的缘由而自杀。希特勒在竞选时曾到处云游，但从没有让吉莉·拉巴尔和自己同行；拉巴尔的自杀之举迫使希特勒这一次，但仅仅只是这一次，由于她的缘故，中断了一些对希特勒来说是重大的事情而哀悼她，但随又忘却了她。在希特勒的生活中，这个令人忧伤的故事恐怕是最伟大的爱的表达吧！

希特勒没有朋友。他喜欢和部下在一起，一坐就是几个小时——如他的司机、卫兵、秘书等——但他总是一个人滔滔不绝地谈东道西。在他周围的人就永远是死板板的。希特勒的生活中，谈不上真正的友情，就是与他同室操戈的一帮人，如戈林、戈培尔、希姆莱也和他保持疏远的关系。早期，

希特勒只与他的得力干将之一的罗姆保持亲密关系。后来，希特勒开枪打死了他，主要是因为他对希特勒已不再有用。可以看出，关系再亲密也不会给希特勒除掉一个人带来任何阻碍。在任何情况下，任何一件事都可以成为废弃一个人的理由。

剩下要说的是教育与职业。希特勒向来不欣赏任何系统的教育；在鲁尔斯乔纳（一所次等的学校），希特勒的成绩很令人失望。的确，据其所表，在他游荡的那些岁月里，他读了不少书，但是，他所看的无非都是些浅薄的东西。在其政治生涯中，希特勒特别爱读报纸。他唯有知识是关于军队事务以及军事方面的技能。作为前线士兵的实际经验使他不折不扣地吸收了他所读的东西。听起来似乎很奇怪，但前线当兵打仗的经验确实是他仅有的教育。至于其余，希特勒整个一生中仍是一个典型的受过半教育的人——他总是认为自己阅历丰富，而实际上所掌握的只是一知半解、零碎的或错误的知识。他之所以能在观众面前产生印象，是因为他根本什么都不懂。在他的司令部，那种漏洞百出的桌面厥词足以证明他知识的空白。

希特勒从来不寻找也没有寻找到一项工作，相反，他还积极地避免找工作。他的职业遭到的难处，就好比他在婚姻和交朋友方面一样，都有一致的缺陷。没有一个人能称他为职业政治家。政治是他的生活，但决不是他的职业。早期生活中，他干过不少行业，画画、写作、做生意、当宣传鼓动者，后来，他当了帝国元首。起初他仅是纳粹党的首领，但最后他却掌管了整个德国。希特勒担任第一个政府官职是帝国总理，从职业观点来看，他却是一个诡秘的大臣。无论何时他想离开柏林就马上动身，审阅公文与否也随心所欲，内

阁会议只是在1938年后才届时参加。他对政工从来就是敷衍了事，似乎像一个无拘无束的很有高深才艺的艺术家在希冀灵感的到来，他悠然自得地混过几天甚至几周，接着，又仿佛什么魔力突然催动着他，希特勒神经质地做一些狂暴的举动。在希特勒的生活中，仅最后四年才走上正规的道路，究因是其担任了德军最高统帅。这样，他自然也就逃避不了两天一次要召开的全体会议。于是，他急剧增加的灵感就使他又失去了体面。

可以这样认为，在那些对自己选择的目标负出巨大代价，并奢望在历史上留下足迹的人来说，个人生活的淡薄和空洞，并不是说就是不寻常的。

当然也有是极不平常的。有四个人在各自的情形下可以同希特勒作一对照，尽管希特勒无法同他们比——那就是拿破仑、俾斯麦、列宁和毛泽东。他们当中没有人，就是拿破仑也远非有希特勒那种悲惨而可怕的结局。这无疑是希特勒不能同他们相提并论的主因。此事我们暂放一边。我们需要指出的关键即是这四杰中，任何一位都不像希特勒只从政治而其他领域却是一无是处。这四大伟人都受过极高的教育，他们拥有的职业不仅为他们进入政治生涯提供优越的条件，而且在历史中，他们的英雄业绩也被载入史册：他们的职业是军人、外交家、一位法学大师、一位教育者。他们都结了婚，唯有列宁没有孩子。他们都有伟大而深沉的爱。有这种深切的感情便是他们成功的一个因素，如果在感情方面是无味空白的话，那么，在他们的生命中就缺少一种动因。恰巧，希特勒便缺少这一点。在我们对希特勒生活进行真正研究之前，还需要提及的是，希特勒的生活缺乏进取性，在其性格和个性方面也缺少成熟的因素。希特勒的性格早年即已定形——

用一个更确切的字眼就是被束缚——那就是惊人的固执己见和铁板一块，一种很令人厌恶的特性，其它如慈善、温情、和蔼的品质竟也荡然无存。除非有人把他的有时似乎忸怩的性格当作一种和善的特征。如果说，他的性格有其积极的一面，那就是坚定、胆大和冒险。而其消极的一面便是冷酷无情、动辄仇报、刚愎自用。希特勒自小就缺少自我解剖的度量，这样一直到最后他皆是唯我独尊，而且也显得极端自负。斯大林等也超然地制造了个人崇拜，但没有使这种崇拜成为一种癖性。希特勒也搞个人独尊，这种独尊不仅成了希特勒政治生活的主要内容，而且也是最早的、最持久的、最固执的狂妄行动。

完全可以阐明希特勒这个人以及他那不足一道的个人传记。现在让我们看一看值得一瞥的内容，他的政治生活和其个人生活相对照在时间和程度上决不逊色。很久以前，希特勒就拉开了其政治生涯的帷幕并演了七出好戏：

1. 早年的政治为谋生所迫。
2. 他第一次政治行动（仍是为个人生活）是从奥地利移居德国。
3. 他决定成为一位政治家。
4. 他发现作为广大听众的演说家他具有催眠的能力。
5. 他决定成为元首。
6. 他决定为了他个人生活的期望而更改政治时间表（这同时他也决定发动战争）。
7. 他决定自杀。最后两个决定不同于前面的决定那是因为它们是割裂开来的决定。而其他决定主客观方面都是紧密相联的，这些皆是希特勒的决定，但对希特勒而言，要实现梦寐以求的愿望，其时的心境就像惊涛骇浪中驾驶航船。

甚至在十八、九岁的当儿，希特勒就显出对政治的极大兴趣。虽然成为艺术家的愿望成为泡影，但这种志在出人头地、高人一筹的野心却旋及到其他新的领域。一次大战前，欧

洲的政治局势较现在而异常复杂，这主要是资本主义力量迅速崛起，各国资产阶级展开激烈的竞争，相互攻讦，并积极为发动战争作好准备。同时这也是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和资产阶级害怕社会主义苏联的缘故。所有这些都使人们情绪激昂。很显然，政治的风浪已波及到中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等各个阶层和领域。不仅是工人阶级，就连中产阶级，他们的个人生活已感到日渐难以维持和贫困。但是在晚上，他们又像狮子和老虎，他们成群结帮，为他们的命运在寻径辟路。希特勒没有它事可做，自然也是他们中的一员。这样，政治便占据了这帮人生活的主导地位，而年轻的希特勒却又显得更为超越和格外活跃。

“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是发动群众最有力的字眼。希特勒一旦和下层领域的人们密切了联系，可以想象希特勒在他们当中所表现的激情。后来，希特勒认为他二十岁，即1910年在维也纳的时候，他就为自己的政治思想体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但是，这种基础能否被证实并称为“民族社会主义”却是值得研究的问题。希特勒在维也纳期间所形成的真正的思想体系，并非是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熔合，而是民族主义和反犹太主义的拼凑。而且反犹太主义还是其思想的主要因素。这种因素自一开始就如某些动物背部的隆肉就先天而在了。另外，希特勒民族主义也是一种典型的“大德意志主义”，这无疑要上溯到他在维也纳的时候。然而，他的社会主义最大的可能是后来拼补上的。

希特勒的反犹太主义思想是东欧人反犹运动的产物，在西欧，同时也在德国，反犹太主义的思潮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是枯竭的；而且，犹太人的同化和结合也是人们所祈求并且全力加以实现的理想。然而，在东欧和南欧一些国家中，虽然有

大量的犹太人自由自在地生活着，有的却受到各种约束和限制，在这些国家中，犹太人的生活圈就仿佛独立的国家，反犹运动也极其凶残。他们的目标所向不是同化和结合，而在于根除和灭绝犹太人。他们按照巴尔干人开始执行的臭名昭著的反犹宣言，拒绝犹太人逃离，譬如到达维也纳等区域。结果，青年时期的希特勒就仿效而行之。希特勒为何步此后尘，我们并不清楚，因为从未有任何关于该方面的记录，他本人也从未有什么声明。根据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所描述，按照推论犹太人确实与众不同，“正由于他们与众不同就必须被赶走”。这样，在东欧国家中，那种杀气腾腾的各种反犹主义思潮，就在这位年轻人的脑海中根深蒂固了。

希特勒的大德意志民族主义也不是他的杰作，它产生于他的维也纳时期。1913年，希特勒开始他政治生活的第一个步骤——移居德国。

希特勒是奥地利人，但他感觉他不是奥地利人，而是一个德国人，而且是被剥夺基本权利的德国人。这种想法和当时许多在德国的奥地利人是不谋而合的。在奥地利的德国人背后，有整个德意志作为后盾，几个世纪以来，他们能够统治这个多民族帝国并极为深刻地影响着它。然而，自从1866年（1866年6月7日，普鲁士和奥地利为争夺统一德意志领导权发动战争，战争持续七个星期，奥地利败北，签订《布拉格和约》）德意志人被拒绝接纳，这样在奥地利的德国人从而成为少数族，无以和众多民族相对立，对那种（也曾和匈牙利分享的）霸权，由于力量的削弱而变得无望。如此不稳定的形势产生什么样的后果都是可能的。青年时期的希特勒为得出结论而煞费苦心，其最根本是，奥地利必然走向解体，而随之崩溃，一个大德意志帝国必将应时而生，它必将凭借

自己的实力再一次控制一些与它有民族关联的国家。由此，希特勒不再将自己看成是奥地利帝国中的一员，而是即要出现的大德意志帝国的一位公民，从这个愿望出发，1913年春天，阿道夫·希特勒移居德国。

我们清楚，希特勒从维也纳迁居到慕尼黑是为了逃避在奥地利的兵役。这倒并不说明希特勒贪生怕死。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拉开战幕时，希特勒就立即自告奋勇地参加了德军。1913年，战争一触即发之时，希特勒丝毫不愿意为命中注定即将崩溃的奥地利帝国卖命。他仍就不忘他要成为一名政治家。而作为一个没有职业的外国人又如何能成为德意志帝国的一名政客呢？不过，希特勒却实现了他的企图。

战争期间，希特勒表现得非常出色。然而他的反犹主义却未能得到传播，如果按照他的愿望，战争就会义无反顾地消灭“国际主义”，这是个拚死错误，希特勒的意思是消灭在德意志帝国境内的犹太人。要果真如此，四年战争的结果将是辉煌灿烂的——胜利和更大的胜利。在前线，希特勒给慕尼黑一位熟人的一封信中描述道：“我认为奥地利终将遭受灭亡的厄运”。

现在，我们来谈谈希特勒要成为政治家的决定，关于这一点希特勒称之为“我最艰难的生活”。客观上讲，希特勒能一跃而为政坛要人，1918年革命是一重要原因。在资本主义的德国，像希特勒这样社会地位的外国人甚至不可能开展任何政治活动，除了在民主党派内有活动的余地，其他一概都是死胡同，任何真正国家政策的内容将不会被考虑。然而，1918年社会主义革命却为德国国内各个政治派别的存在开辟了道路。甚至也为新党派的成立提供了一个机会。1918到1919年，各党派纷纷涌现如雨后春笋。除此以外，希特勒作

为奥地利的公民已不再成为其在德国进行政治活动的障碍。由于奥地利人在德国成立的团体允许存在，结果任何一个在德国的奥地利人不再被看成是外国人。1918年革命废除了封建贵族专制政体，为德国政治家们各显其能、大显身手打开了方便之门。

我们之所以强调这一点，是因为容易被疏忽和遗漏。众所周知，希特勒介入政治并且视1918年德国革命为不共戴天之敌，称革命是“罪恶的十一月”。因此，我们不情愿把希特勒看成是十一月革命的产物。但是，客观上他恰恰又是它的产儿，在某种意义上，就如拿破仑是法国大革命产物一样。如果没有法国大革命和十一月革命，这两位政治人物的发迹恐怕是不可能的。无论是拿破仑还是希特勒，在他们成为主宰者的时候，都没有恢复革命时期废除的一切。他们是革命的对立者，但他们又不得不继承了革命的遗产。

我们可以确信，1918年革命为希特勒下决心走政治道路提供了动力，尽管直到1919年秋天他才正式落下这个棋子。然而，1918年11月革命却增长了他的见识。在搜索枯肠深思熟虑之后，希特勒捧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在德国，11月革命一定不会并永远将不会再现”。这是这位初出茅庐者所道出的唯一的具体的论调。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确实没有再爆发过11月柏林这样的革命。人们既没有起来反对战争也没有开展一场革命。希特勒扼杀了一切新生力量。

现在让我们明确一下“1918年11月革命不会再现”这句话的含义。内容包括很多，首先是断定即使有类似1918年11月革命前的那种形势，也不会有可能发生革命。其次，这种确定必须在相似的形势下产生，否则它又不能成立。再次，它包括恢复在战争中失去的一切。第四，为坚定国内政策的

基础，战争也将恢复，当然这些政策下，将不会潜在着革命力量。与此类似，第五点即废除所有左翼党组织，若是让它们自由发展的话，就不能制止那些紧跟左翼党身后的那些工人，这些工人还将从政治角度来赢得国际主义。第六，不得不向人们宣传社会主义，至少是这样一种社会主义即民族社会主义。第七，根除他们信仰的马克思主义。第八，采取具体行动镇压马克思主义政治家和知识分子，当然这些人当中肯定有犹太人。第九，希特勒的老把戏——灭绝犹太人。

可见，希特勒的国内政策纲领几乎在他一踏入政治领域就完成了。从1918年11月到1919年10月，他成了政治家，当然他有充足的时间来苦思冥想。我们应该承认希特勒不缺乏澄清事件和对军事作出定论方面的才能，甚至在维也纳希特勒年轻的时候，就有这样的才能。如果说他从根本上得出什么结论缺乏胆量的话，那是因为他的理论知识拖了后腿。当然希特勒认为德国战争的失败是由于1918年革命，从这种谬误中产生的思想基岩没有什么值得高谈阔论。然而，这种谬误不仅仅是希特勒一个人的专利权，大批德国人都信以为真。

1918年的经验并没有为他提供对外政策的纲领。希特勒产生对外政策的方针是在其后六、七年内形成的，现在我们直截了当地谈谈这件事，按照希特勒的想法和决定，被终止的战争要得到恢复，发动新的战争决不是简单地重复，而是在新形势下，处在更有利的地位，利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和大战后各国的矛盾，来拆散敌人的同盟组织。关于1920年到1925年，希特勒思想的发展和希特勒玩弄的各种花招这个阶段，我们弃之不谈。在其他著作中可以看到，无论怎样，最后的结果在《我的奋斗》中就一目了然了。把英国和意大利作为联盟国家或不干涉的中立国。合并奥匈帝国，将波兰作

为附属国，战争一开始法国是二等要被消灭的国家。苏联是要被征服的最主要的国家。要变苏联领土为德国的势力范围称之为“德国人的印度”。这就是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希特勒德国最基本的方案。由于英国和波兰不愿扮演所指定的角色，这个计划从一开始即便破产。现在，我们还是回到希特勒政治发展线索中来。

我们讨论希特勒 1919 到 1920 年的政治及公众生活，这是他自 1918 年 11 月革命所获得经验的大突破。这种突破不是指他急骤变成德国工人党领导者（希特勒称德国工人党叫“德国民族社会主义工人党”）。希特勒参加这个党时，它还是一个不足道的以秘密团体出现的，并只有几百人的小团体。希特勒的最大收获是他自己发现他是个有魄力的宣传鼓动家，他第一次在大众面前口若悬河，并算是极大的成功，这是在 1920 年 2 月 24 日。

众所周知，纵然是众多的各色各样的人，希特勒也能够将他们集中起来，使原来松散的个体变成有一定组织的团体，希特勒给他们以许诺，使他们听得入神。在很大程度上，这并不取决于他作为演说者的技巧，希特勒的演说缓慢拖拉，踌躇不决，缺少逻辑推理。更有甚者，希特勒总是用嘶哑的、粗暴的喉音来陈述。不过这倒具有一种催眠能力，这种能集中意志力控制下意识的催眠，倒是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都有用的。这种催眠术是希特勒最初也是长时间仅有的政治资本。至于它的功效到底有多大，可以从那些受他影响的人中得到无数的证明。

然而，最重要的不是对大众的影响，倒是希特勒本人。如果你竭力想象出有这样一个，他有理由把自己看成是重要角色，并发现自己有创造奇迹的才能，这个问题就可以理解

了。希特勒在他的军官们中间，一旦话题转移到他引以骄傲的政治和涉及犹太人时，他一反缄默不语的常态，而变得情绪激昂，滔滔不绝。这种疯狂惊人的举动，从而使他得到一个作为“怪癖人”的声誉。现在这位“怪癖人”突然发现自己是一个举足轻重的“领袖”——“慕尼黑的国王”，从被别人蔑视的那种痛苦中解脱就这样陶醉在成功的自信中。

现在，希特勒清楚他能够做一些其他人不能做的事情，他也知道至少在国内事务中，他能够做他确实想要做的事。他也注意到在右翼组织中也不会再出现更杰出的政治家。希特勒对他们想干什么需要什么了如指掌。这两种发现显然使他产生一种他总是保持的独特的意识，作为一个失败者和一个“无组织能力的人才”，然后，或许是一种特殊的倾向。这样逐步升级可能是他政治生活中最大的最革命性的决定——即成为元首的决定。

这种决定不能泄密，也不会被什么特殊的事件所触发，我们能够确定在希特勒早期政治生活中这种决定没有产生。在希特勒甘愿成为宣传者，成为民族复兴主义运动的鼓动家时，他仍敬畏那些常常聚集在慕尼黑的沉沦的德意志帝国的领导人，他们在那里为各种不同的策略制定计划。特别是指导德国战争的鲁东道夫将军，由于在战争最后两年的功劳而日益成为右翼运动的中心人物。

然而，这种敬畏是暂时的，希特勒独自仅有的支配群众的那种意识，逐渐地得到实现，在这一点上，他的政治才能和智力，居然超过所有的竞争对手。这种竞争在右翼党政府中并非是争夺职位或者是论资排位的问题，而是一个具有全权的占统治地位的独裁者的位置。

在这里，那种已消灭的君主政体遗留下来的空虚得到揭